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李璜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八

少儀第十七

正義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别録屬制度　方氏慤曰篇中所言不特主於少者然壯者之儀亦在乎少時所習

通論陸氏佃曰内則曰十年學幼儀此篇其類也

朱子曰小學之支流餘裔　又曰此篇言少者事長之節注疏以為細小威儀非也

案如朱子説則此篇本為幼儀而作但所記者雜耳觀首節敎少者而因及敵者瞽者可見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見賢遍反適音敵願見如字聞如字徐音問亟去冀反注及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

也將猶奉也奉命傳辭出入之人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固孔疏若初辭則不云固當惟云某願聞名於將命者耳階上進者孔疏人升階必上進故以階為上進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孔疏階進也主主人客宜卑退故其辭不得斥進主人敵當也願見願見於將命者謙也孔疏雖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其辭不得斥進主人罕希也孔疏爾雅釋詁文下同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為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

命者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　孔氏穎達曰此論見君子之法記者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故云聞也劉氏彞曰俗已衰墜而知禮者未盡滅故曰聞焉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客實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於傳命者不敢必斥見君子但願得將命者聞之而已不得階主解上聞名之義也　方氏慤曰以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通雖於敵者亦曰聞名　徐氏師曾曰記者以謙道教人故首先自謙言我

嘗聞之於人如下所云也夫不曰願而曰固願不曰見而曰聞名不曰主人而曰將命者皆委曲以致其謙也其在敵體則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雖與君子同然不曰聞名而直曰見則殺矣

通論方氏慤曰辭表記所謂無辭不相見也將命亦擯詔之類與

餘論應氏鏞曰古禮廢壞辭命不審擯詔不嚴交際之義能盡其敬者固鮮然分勢之隆崇者又未免亢

馬而不接人臣見天子昧死而後言頓首而後請其辭曰陛下下僚之見上官庭趨而後進升階而屢降其辭曰閣下亦幾於阻絶而不通矣安得以少儀之辭而語之哉

存疑陸氏佃曰不得階主亦辭也若曰固願見不得階主而前耳　邵氏囦曰恐不得將命者道達爲之階主

存異孔氏穎達曰或云始來禮隆故尊卑宜異重來

禮殺故宜同　王氏曰聞始見君子者辭句絶　黄氏震曰不得階者自謙不得其階而進也

案凡言曰者皆當冠以辭字特標之首句以示後之爲省文也王石梁屬上句反隔不得階主鄭注爲正陸説即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之意亦是但與注別附存之以備一義郤説亦然黄以主字屬下句失與王氏同又禮未有已殺而反尊其辭者或説非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猶比方俱給事也孔疏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也曰聽役者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為執事來也　孔氏穎達曰前明吉禮相見此明凶事相見也童子不得與成人為比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也若適公卿貴者

之喪聽主人之見役輕重惟命不敢辭也云於司徒者國有公卿之喪則司徒率其屬掌之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從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致物於君及敵者之辭前明

吉凶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吉也君尊備物不有乏少故不言獻恐君行有車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有司主典君物者也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

通論方氏慤曰資謂推秣之資所以惡其瀆也王藻曰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葢謂是矣自大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於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臣致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禭親者兄弟

不以襚進襚音遂賈音嫁徐音估注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廢衣不敢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玉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不以襚進不將命也即陳而已　孔氏穎達曰此明送凶也襚者以衣送死人之稱禮以衣送敵者死曰襚若臣以衣送君死不敢必充君襚故云致廢衣不敢云與君故云致賈人喪大記云君無襚注云無襚者不陳不以斂也送

敵者無譲故云襚進謂執以將命也親者相襚直將進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若非親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節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存疑孔氏穎達曰襚者遂彼生時之意也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甸大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甸謂田野之物　孔氏穎達曰言此物是田野所出合獻入於君有司必云田所出者

臣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

貨貝但供喪用故付有司

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賵芳仲反賻音

附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不入廟門

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爲死者來陳之於

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

戎　庾氏蔚之曰禮既祖訖而後賵馬入於廟庭入

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賵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賵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幣謂財貨並助主人喪用之物大白兵車之旗為送喪之從車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國自有也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者非尸柩之事則不親也舉之舉以東　孔疏雜記云含者入升堂致命坐委於殯東南宰夫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後襚者賻者竝然若賻生人則致命擯者不告擯不升堂然車馬不舉以東謂幣之屬也　孔氏穎達

曰此明賻者授物及主人受之之禮坐猶跪也謂賻者致命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吉時若人饋物主人皆自拜受之有喪主於哀戚不得拜受使擯者受舉之而已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坐依注同跪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坐由便有之有跪者也　朱子曰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與　輔氏廣曰性之直者徇禮而不度宜跪固禮也

通論方氏慤曰曲禮謂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此兼言受而不及坐彼兼言坐而不及受亦互相明然此不坐謂不跪與坐而遷之坐同與授坐不立之坐異

陸氏佃曰言人之性有不能委曲如禮者雖坐君子不責也有恕存焉耳然聖人禁其大者故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存異鄭氏康成曰跪者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孔疏尊者短小若立對之則以長臨短

案此與曲禮文凡賔主授受皆然注疏專屬尊者與受立授坐義不合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排薄皆反闔胡臘反又音合說吐活反本亦作脫長丁丈反

陸氏佃曰宜在道瞽亦然下脫亂在此

正義鄭氏康成曰可猶止也謂擯者為賔主之節也

始入則告之辭孔疏始入門擯者告主人使辭讓賔先入至就席則止其辭孔疏賔主升堂就席擯者恐相辭謝故告以可坐不須辭也

說屨於戶內者一

人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内也孔疏在室或堂尊長在則後來之人皆說屨户外　孔氏穎達曰此明賔主之入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及說屨之儀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賔先登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之也闔謂門扇排推也先有尊長在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說屨户内也　彭氏汝礪曰曲禮疏云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說屨户内與此同　徐氏師曾曰始入曰辭恐其簡而無文即席曰可恐其繁而無

節皆中道也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其乎問道藝曰子習於其乎子善於其乎亟去冀反其音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斥人謙也孔疏不斥人謙也者雖先知其所食所習所善及其問之猶疑而稱乎乎者謙退之辭不正指斥人所能也此人兼賔主也道三德三行也孔疏師氏教國子三德三行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藝六藝也孔疏保氏教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孔氏頴達曰此明賔主相問飲食及道藝之事品味殽饌也亟數也若欲問

彼人已嘗食某殽饌與否者則不可斥問嘗食否但當問其數食某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也問道藝則曰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也　方氏慤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存疑徐氏師曾曰未能而樂學之謂習既能而深造

之謂善皆兼道藝而言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度大洛反械戸戒反訾子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已亦有也大謂富之廣也訾思也重猶寳也　朱子曰訾猶計度也下無訾金玉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為無訾省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

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　輔氏廣曰械猶機械此不逆詐之意民有械而度億詐也𤈦小慧而入大惑者知者不為也居室以苟完為善用器以粗給為足應氏鏞曰案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械兵器也　孔氏穎達曰此承上賔主相問因明賔主之禮既問人之道藝則已當學習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賔主皆然也賔不得顧

主人所有之物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士往見彼富大不可顧敚之見人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蓋非分而顧與憎疾已貧必有亂心生濫惡也　陳氏澔曰訾鄙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而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案詩小雅翕翕訿訿朱傳訿訿相詆也管子形勢解毀訾賢者之謂訾則訓毀於重器頗合故附存之

案以可疑之事處已以機械之心度人二者皆非誠信之為顧慕人之貴富必入於求訾毀人之重器亦

近於忮二者皆非重厚之道故君子皆不為此節與後不窺密一例孔疏粘定上賓主之辭費解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鬛執箕膺擖氾埽上芳劍反下悉報反拚弗運反又作𢪛鬛力輒反膺於陵反擖以涉反徐音葉

正義鄭氏康成曰鬛謂帚也帚恒埽地不潔清也孔疏拚席上不得用埽地帚膺親也孔疏膺人之胷擖舌也孔疏箕之舌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孔疏不得持鄉尊者　孔氏穎達曰拚是除穢埽是滌蕩　徐氏師曾曰曰埽曰拚記埽之名不

以鬣膺擖記埽之法

存疑孔氏穎達曰此論主人為賔洒埽之事汜廣也大賔來外内俱埽謂之埽小賔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拚也

案此與曲禮為長者糞義同大約是幼儀孔必粘定賔主亦拘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與音餘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貳問謂當正已之心以問吉凶

於蓍龜不得於正凶則卜筮其權也孔疏若貳心不正必凶則卜筮權時妄告也

孔氏頴達曰卜筮者是公義則可為卜筮若所問是私意則不為之卜筮　大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通論劉氏彝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然後問於卜筮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言以義蔽志為先人謀次之鬼謀又次之然後龜筮協從也習吉之卜徇其志者也大卜之所弗筮焉　徐氏師曾曰

書言先蔽志此言志則否彼謂志之公此謂志之私也

存疑徐氏師曽曰問謂問於著龜人有疑而問於卜筮者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至再以瀆神即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也將問之時必先自謀於心曰吾所問者果義之所當為者與抑私志之所欲為者與苟出於義則可問出於志則不可問言不當非義而問也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見賢遍反見則之見如字犆本亦作特畫胡麥反翣本亦作萎所甲反又一作所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遜之心不全陳氏澔曰嫌若序齒也燕見謂自不用賔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也遇於道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恐尊長所之或卑褻也方氏慤曰尊者於卑者則可問所之然孟子問

宋浬先生將何之稍長猶敵也喪不植弔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侍坐弗使不執琴瑟至不翣皆端慤所以為敬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為之可也陸氏佃曰曾點鼓瑟不必使也案此謂童子也若成人則無故不去琴瑟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盧氏植曰不畫地不敢無故畫地手無容不弄手也案玉藻言手容恭弄手則不恭矣故戒之方氏云手雖無容亦不可翣連下反泥孔氏穎達曰此連下節論卑幼奉侍於尊長諸雜儀翣扇也雖熱不敢揺扇寢卧也坐跪也若尊者卧而侍者傳

辭當䟆不可以立恐臨尊者也

案手無容鄭注以為端慤其所該者廣矣豈特不持翣哉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射食夜反勝時證反擢直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孔疏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中庭楅者兩頭為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楅身上上耦前取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又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併取四矢

擁矢不敢釋於地也投壺坐孔疏投投壺也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若柘若棘為之從委于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手并抱投之擁抱也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亦如之謂容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孔疏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曰賜灌灌猶飲也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而跪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容若不勝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容如獻酬之爵孔疏行罰用角爵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容則不敢用觥擢去也謂徹也

我取以來則彼馬去矣已徹馬嫌勝故専之孔疏投壺立筭為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為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已勝也　朱子曰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為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敢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　徐氏師曾曰其曰客亦如之因尊長而及客爾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乘繩證反拖徒可反又他佐反幦徐音覔散悉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車坐示不行也孔疏凡御則立今守空車故坐面前也幦覆苓也孔疏苓車前闌也亦名為式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孔疏先取君綏申於面前乃擲於車前幦上步行也孔氏穎達曰此明為君僕御之法僕即御者也右帶劍帶之於要右邊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抽之便也今御

者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於君故右帶也良善也拖猶㩜也亦引也散綏副綏也本繫於車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而面向前取君綏申之

辨正朱子曰既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

帶劒負綏而擲綏末於𢂍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𢂍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𢂍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𢂍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案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僕之通法非專為君御者之事

案曲禮授綏疏云左手執綏轉身向後引君上車是謂君升則向後面君以授綏令君未升故背之面向前耳此疏乃云君升僕背君面鄉前則與曲禮疏說不符朱子非之是也今即其說論之若謂申且拖在君未升車之前則君尚未出不可謂背君若謂在君升車之頃則授者既有不得不向君之勢又君綏已授之君手何由申而拖之若謂在君既升之後則君已在左與僕並立又何背君之可言且升後君自執

緌亦無事僕之申而拖之也君由後升之下疑有闕文其申面拖辟當在以散綏升之後葢為君升授綏而設耳　又案記曰執君之乘車故注疏專就君言但僕者卑幼者之事朱子以為僕之通法以少者御長亦然故屬之少儀也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見賢遍反朝直遙反後朝廷皆同罷鄭讀疲朱子曰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也罷之言

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孔疏公羊傳莊八年秋師還善辭也何善爾病之也何休注慰勞其罷病也罷疲同　孔氏穎達曰此明卑者見尊及朝廷退歸之辭朝還則稱曰退論語子退朝冉有退朝若在燕及遊還稱曰歸燕遊禮褻主於歸家也師役之中欲還則曰罷勞　陳氏祥道曰請見於君子有慕德之志而請退焉則幾於倦矣　朱子曰案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案鄭朱訓罷義各異而理實相成惟疲故罷耳並存之

案請見不請退句當在下節君子欠伸上見亦有退之時如下文所云是也朝廷三句葢因言退而并及之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欠起劍反伸音申笏音忽還音旋蚤音早莫音暮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罷弄之易以汗澤　孔氏穎達曰此明侍坐法也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謂君子搖動於

芴澤謂光澤玩弄劒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尊者說屨於户内是屨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皆是久坐體倦欲起欲卧故侍者當此時假令請退亦可也　輔氏廣曰運芴示欲搢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澤劒首則意不在已也　黄氏震曰運以手動澤以手摩還以手轉之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

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逺罪也量音亮乞如字又音氣為于僞反逺于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量量其事意合成否孔疏謂意相合否不妄投也事可成否不偉試也

孔氏頴達曰此明臣事君之法臣之事君欲請為其事先商量事意堪合與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先入請然後始商量成否非直事君如此凡乞貸假借於人與求請事人之屬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如此則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逺

罪　方氏慤曰茍入而後量則無及矣　輔氏廣曰入不止於進言進而委質進而任事皆入也為人從事豈僅言乎

通論馬氏晞孟曰諫期於必行言期於必聽無䜩諂以為閑無沽訐以取禍臣之將入豈可不量哉古人能盡臣道量而後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後量者莫如孔孟

餘論徐氏師曾曰范增之於項羽賈誼之於漢文皆

不量而後入者也

案入謂入官所謂學而後入政也諸說俱以量爲量入然自量爲要不度德不量力而任人家國事能無敗乎子使漆雕開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可謂能自量矣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窺苦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密隱曲處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也不道舊故言知識之

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不戲色暫變傾顔色爲非常則人不長失敬也孔疏言當恒自矜持尊其瞻視若變爲褻慢則人不復長久失他人所敬　孔氏頴達曰此明在僚類當自矜持之事　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賔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嬉笑侮慢之容

案窺人隱密之事則姦旁與人狎昵則褻於故舊道

其戚則近於援道其失又鄰於薄戲色如笑嚬不謹瞻視不尊則輕且忽皆所當戒也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訕所見反徐所姦反諂敕檢反相息亮反更音庚

正義鄭氏康成曰亡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謀從恃知而慢也怠惰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不可因也役為也　孔氏頴達曰此明臣事君

之道君若有惡臣當諫之訕謂道說君之過惡及毀謗也三諫不從乃出境而去不得强留而憎惡君也頌美盛德之形容諂謂以惡為美横求見容也君政怠惰臣當為張起而助成之君政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當埽蕩而更立新政事君如是可謂社稷之臣也　方氏慤曰事弛而不力為怠事弊而無用為廢

輔氏廣曰以下美上易失於諂以是諫非易失於驕志怠則張而助之事廢則埽而改之

案怠兼志與事言始備方以怠屬事輔以怠屬志要未有志怠而事不怠者欲振其事先振其志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拔蒲末反王本作校古孝反報依注音赴循音旬訾子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報讀為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瀆謂數而不敬毋循枉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申也測意度也

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也法謂規矩尺
寸之數說謂鴻殺之義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
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孔疏引考工記者證
說是說法度之意訾思也成猶善也思此則疾貧也質成也
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　孔氏穎達曰此廣
明為人之法瀆慢也神明正直當敬而遠之末至之
事聖人難之凡人固不可預測量之也士敎游於六
藝工當依附於法式游息於法式之文書　劉氏彝

曰工依於法者冬官司空掌天下之制度工作器用苟不依之則無所受而刑之所禁也故工不信度政之弊可知矣　方氏慤曰德本也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法常法也所謂說則有變通存焉若規矩準繩法也故依之而不可違若器或利於古而害於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　朱子曰拔來報往拔是急走到這邊來赴是又急還向那邊去猶云其就義若熱其去義若渴所謂其進鋭者其退速也　彭氏絲曰

訾度長者衣物不敬訾度他人亦涉揣量且屑屑及是抑末矣　陳氏澔曰曲禮疑事毋質與此質字義同

衆疾速而來急遽而往其失在威儀亦知其心之不固也妄想而潰亂其神明憚改而循其邪枉意度而測所未至皆用心之失衣服器用既成而訾惡之事理未深曉而以身質之則於物理事宜必失其當要亦心之無恒與不慎為之也故必皆戒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德三德至德敏德孝德孔疏知非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者以彼教萬民此云士當是國子也　孔氏穎達曰士謂進士有德行者當依附於三德案注疏舍去六德其說太偏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鄭讀美儀濟子禮反齊如字皇鄭讀往于況反令如字匪讀為騑芳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

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孔疏引周禮保氏六儀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為儀 孔氏穎達曰此明諸事之宜與賓客言語形狀穆穆皇皇然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皆美大之狀在朝廷威儀則濟濟翔翔然謂厚重寛舒之貌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繼屬故齊齊皇皇匪匪翼翼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小雅云四牡騑騑案引以証匪即騑下又云四牡翼翼鸞和聲之形狀肅肅雍雍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

方氏慤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有求而不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言唱者之整雍雍言應者之和

存疑輔氏廣曰美如字自通不假易

案言語穆穆則不淺露皇皇又不深晦祭祀齊齊則思之一皇皇又求之專皇氏謂孝子祭祀心有繼屬讀如歸往之往不必然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長丁丈反下並同樂音岳

正義鄭氏康成曰御謂御事孔疏御治也事謂尋常小事小於社稷之事

正樂政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孔疏引大司樂證卿大夫子習

樂之事　士祿薄子以農事為業　孔氏穎達曰此節明
國君及大夫士之子長幼之稱彼人問君之子長幼
長則答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若幼則曰已能治事
若大幼則曰未能治事大夫之子恒習學於樂長則
已能習樂故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習樂未成但聽
政令於樂人故云已能受政令於樂人若大幼則曰
未能受政令於樂人曲禮問其父身此問其子皇氏
云記人之意異耳　吕氏大臨曰男子十三學樂誦

詩舞勺成童舞象謂十三以上是能正於樂人未十三則未能也二十舞大夏則樂人之事備故曰能從樂人之事也能御則成童以上未能御則未成童也

輔氏廣曰教之樂所以養其德也而曰能從樂人之事者謙辭也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於樂人未能受教於樂人也且示不敢忘教　陳氏澔曰國君尊故以社稷言大夫下於君故以教子言士賤則以耕與負薪言

通論陳氏暘曰古樂正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葢樂者人之所成始終也始乎樂舜命夔以樂教冑子是也終於樂孔子曰成於樂是也禮然後樂言樂則禮舉矣

餘論輔氏廣曰御謂五御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亦謂天下無有生而貴者也　陳氏暘曰射然後御言御則射舉矣人於六藝缺一不可大夫之子旣能禮樂射御則書葢亦無不能矣其不

言者以人生六年固已教之名數十年固已學書計故也

存疑陸氏佃曰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禮此所記諸侯之大夫士禮知然者以冐問國君之子長幼知之也此視曲禮降一等以此且曰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其閑容衆子若曲禮所言是以一人之身長幼問荅

案此與曲禮所記惟問天子之年國君之年與此問

國君之子長幼異耳若問大夫之子以下一也而多異辭者各記所聞耳應氏以曲禮為旁自相問此為問其子於父非此亦旁自相問應對之辭令則然也其不言天子庶人亦文畧耳必句求其所以異即鑿矣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筴音策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

張足曰趨不式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輔氏廣曰趨蓋所以為容也執重器則加謹近尊者則加恭於廹狹及臨危則自斂故皆不趨非此時則行不可無容也

通論方氏慤曰武車言其道戎車言其事兵車言其器革車言其飾

存疑陸氏佃曰前曰兵車不式兵車革路也此曰武車不式武車木路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肅拜拜低頭也孔疏肅拜如今婦人拜手拜手至地也孔疏手拜則周禮空首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故兩注不同其實一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孔疏經云為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為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也為尸為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孔疏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則共以男子一人為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

子當稽顙也孔疏小記文以稽顙故不手拜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為唯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孔疏或解與前為夫長子稽顙違異非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婦人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吉事及君賜悉然為尸坐者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明之也則不手拜肅拜者婦人為尸或答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陳氏祥道曰肅拜俯其手而拜之婦人與介者之拜也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

案肅拜者但俯下手如今時撎是也手拜先屈膝跪手至地首亦至手特不至地所謂空首也舅姑既沒三月廟見則婦扱地先屈膝跪手至地而首亦至地如男子之稽首也為喪主而稽顙則如稽首而開兩手顙直觸地而無容矣

通論孔氏穎達曰肅拜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故也案昏禮婦見醴婦饋饗俱不言扱地

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

正也

葛絰而麻帶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既虞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　孔氏頴達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故云葛絰婦人尚質所貴在腰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麻帶　吳氏澄曰絰謂首絰帶謂腰絰也

通論徐氏師曽曰即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婦人質少變

案此亦因婦人為喪主不手拜而及之言不特拜不同婦人葛絰而麻帶亦與男子之麻絰而葛帶不同義各有取也若謂婦人質故腰帶不變則男子首絰不變謂何

取俎進俎不坐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案管子弟子職云柄尺不跪注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　孔氏穎達曰取俎謂就俎上取

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通論方氏慤曰俎有足而高故不坐若書冊琴瑟則坐而遷之可也

存異陸氏佃曰弟子職曰柄尺不跪蓋籩豆之屬若俎無柄應坐今卒哭取俎進俎猶立

案此亦由便與受立授立不坐義同明堂位周以房俎是俎有足也鄭引弟子職明豆有柄不坐與俎之有足者不坐一耳陸氏以俎無柄應坐而以此為卒

哭禮無據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慎重　陳氏淳曰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賔然便是主一無適之意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跣悉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孔疏天子諸侯朝事延尸於戶外故

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於室無坐尸於堂也祭所尊在室孔疏此則貴賤通故卿大夫士正祭饋食並在室中而天子諸侯雖朝事延尸於户外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熟之時事神大禮故云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孔疏燕禮文無在室唯在堂行禮初時立而致敬故云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孔疏燕禮文孔氏穎達曰此論堂上有跣無跣之事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跣說屨也祭禮主敬故凡祭非唯室中不說屨堂上亦不敢說屨燕則有之者謂堂上有跣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

在堂也禮者主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

陸氏佃曰凡說屨為坐也立飫坐燕故曰燕則有之而禮不說屨升堂謂之飫跣說屨也無韈而跣謂之徒跣

未嘗不食新

正義鄭氏康成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　孔氏穎達曰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存異方氏慤曰秋祭曰嘗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

以此左氏言不食新乃謂麥為新麥以夏為秋故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

還立還音旋注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車而立以俟其去 孔氏穎達

曰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

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僕

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

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

存疑孔氏頴達曰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案前說為正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上乘如字七乘以下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魯莊公九年敗於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七乘五乘三乘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

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
孔氏穎達曰乘貳車佐車僕乘副車法也朝祀尚
敬乘副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若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
田車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馭倅車田僕馭佐車熊
氏云此云戎車之副曰佐者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
公及齊師戰於乾時公喪戎路佐車授綏是也
案貳佐皆副也所謂散文則通對舉乃別耳以經云

式不式推出尚敬尚武以尚敬尚武推出朝祀戎獵

鄭孔義自正檀弓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

遣車五乘數與此恰合大約諸侯雖有三等舉中而

上下可知

存疑陸氏佃曰周官所謂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

等然則下大夫三乘子男之卿案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未有卿而為下

大夫者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

弗賈賈音嫁

正義鄭氏康成曰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不齒其年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賈謂平尊者之物非敬也案平評也謂評其賈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廣敬之義有貳車則謂下大夫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堪值多少之價皆為不敬　方氏慤曰有貳車者以位言之君子以德言之　陳氏澔曰服劍所佩之劍也

通論輔氏廣曰齒與齒君之路馬之齒同衣服舉其總服劍佩之大者乘馬物之盛者微細之物有不必戒

案此因君子之貳車而併及服劍凡人皆然不專指僕者曰君子曰有貳車者其言互備貴貴尊賢禮在則然耳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

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 孔疏酒重脩輕 乘壺四壺也 孔疏四馬曰乘故四壺亦曰乘 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 孔疏若言陳犬則嫌無脯時亦猶陳之今欲明無脯者則陳酒牽犬以致命故不言陳犬也犬馬不上於堂牽之當在下耳 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 孔疏物可為禮尊卑隨其所與也 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加猶多也 孔氏穎達曰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者謂將命之時辭也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謂無脯

犬而有酒肉者也二隻曰雙加於一雙謂或十或百雙也則唯執一雙將命所餘多雙則委陳門外也粲鬯不可執曰執以將命者執肉非執鬯也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緤息列反守手又反又如字紖丈引反靮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孔疏守犬守禦宅舍田犬田獵所用二者有名食犬無名以充庖廚庶羞畜養者

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孔疏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桓譚新論云夫畜生賤也然其善者皆見記識故犬道韓盧宋猊魏文帝説諸方物亦云狗於古則䝉韓盧宋鵲猊鵲音同字異耳　案犬知人意故呼其名輔氏廣曰言犬則牛馬可知非也馬名詳爾雅牛名詳牛經一望而知不待問且牛馬以鞭箠使之不以名呼也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孔疏守犬田犬畜養馴善故以右手牽之若食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曲禮效犬者左牽之是也臣謂囚俘孔疏征伐所獲民虜異於衆物孔疏恐或起惡慮故以左手操右袂右手制之陳氏澔曰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

案食犬無名故不問亦食犬輕授受固不必以擯與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說本又作脫作稅同吐活反袒音但櫜音羔奉芳勇反胄直又反韣音獨拊芳武反夫音扶襓如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孔疏若有他物與鎧同獻則陳鎧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無他物則開甲出櫜而執胄以將命器則執蓋謂有表裏孔疏陳庭執蓋輕也韣弓衣也左手屈衣并於拊執之

而右手執簫孔疏拊弓把也執簫以將命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是也櫝謂劍函也襲郤合之孔疏皇氏云郤仰也謂仰蓋於函底之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故云襲夫襓劍衣也夫或為煩皆發聲孔疏熊氏云廣雅夫襓木劍衣謂以木為劍衣者若今刀榼然襓字從衣當以繒綿為之熊義未善加劍於衣上案劍必有室室以木為之謂之鞘曲禮進劍者左首我持其鞘而以劍把授之也若無木室而但以繒綿韜之則謂之襓藏之必以篋進人亦必以篋往篋中先加夫襓置劍襓上則劍不動乃加蓋至獻時則啓蓋反襲於下而見劍在夫襓上亦當左其首也

孔氏穎達曰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命輔氏曰綏乘車所執者

笏書脩包苴弓茵席枕几頴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頴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苴子余反茵音因頴從火京頃反頴從禾役頃反削音笑刺七智反又七亦反辟匹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孔疏既夕禮葦包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是裹魚及肉亦無容他物故禹貢云厥包橘柚孔叢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茵著蓐也孔疏既夕禮茵著用茶茶茅秀也用茶以著茵也頴警枕也案頴覺悟之意故謂警枕為頴筴著也孔疏曲禮筴為筮籥如笛

三孔孔疏案漢禮器知之詩注籥六孔葢籥有大小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郤刃授頮削授拊辟用時頮鏍也孔疏頮是頮發之義刃之在手禾之秀穗皆謂之頮拊謂把以刺刃授人則辟刃不以刃正向人也方氏慤曰郤其刃恐傷人也　孔氏頴達曰僻脯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卒子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為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

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為上示有死志　孔氏穎達曰此論兵車出入及將士所處之宜　方氏慤曰軍以謀為主而好生卒以戰為事而敢死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詡況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　孔疏成二年左傳齊晉戰於鞌國佐陳辭以拒晉師　險險阻出奇覆謖之處也　孔疏鄭解經中險字是地形險阻地既險得出奇謀覆詐謖詐也　案險

謂兵凶戰危不必險地　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也　劉氏彛曰恭敬哀詡同出於一心也而用之以應物各有所宜詡煦也經云德發揚煦萬物人君法天地作會同生成萬物之德在焉　輔氏廣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為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内心之敬為主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為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陳氏澔曰隱密已情虞度彼情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飯煩晚反下小飯同歠昌悅反亟紀力反數色角反噍又作嚼子笑反又在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亟疾也備噦噎若見問也孔疏小飯備噦噎速咽之備見問口容弄口　孔氏穎達曰此明侍食之法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謂小口而飯亟謂疾速

而咽數噍謂數數嚼之無得弄口以為容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案燕侍食謂主人客之而用燕禮客自卑而以侍食之禮自居也賔主之禮主人親置則客親徹今雖不親置而親徹用侍食禮也辭則止成燕禮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介音界僎鄭讀遵今如字士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客爵謂主所酬賔之爵也以優賔

耳賔不舉奠於薦東介酢僎三爵皆飲爵也介賔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客爵所在鄉飲酒禮主人酬賔賔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于賔賔奠觶于薦西至旅酬賔取薦西之觶以酢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者此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示為飲之案鄉飲酒於此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明之

陳氏澔曰賔坐南向以東西分左右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文禮僎作遵遵謂鄉人為卿大夫來觀禮者孔疏鄉飲酒禮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僎僎飲是三爵皆飲爵謂之為遵者言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

案僎與遵不同遵尊也尊於賓者也儀禮曰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其先不入以不為賓不干主人正禮也若僎則主人之副貳故曰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與輔賓之介相對非遵之比鄭特因僎爵無考故改僎為遵而以鄉飲酒禮為

此僎爵之證但不曰僎爲遵字之誤而第曰僎作遵不幾混僎與遵而一之耶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濡音儒腴以朱反鰭音祈膴舊火吳反音哻況甫反徐況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進尾擗之由後鯁肉孔疏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冬氣在下腴腹下也夏氣在上鰭脊也膴大臠謂刳魚腹也膴讀如哻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進魚之禮濡溼也冬時陽氣

下在魚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嚮右以右手取之便也祭膴者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刳取以祭先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謂尋常燕食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祭祀魚在於俎皆縮載俎既橫設魚則隨俎而從於人為橫無進首進尾之理故少牢魚用鮒而俎縮載其主人正饗亦然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是少牢主人獻祝佐食三魚一橫之以魚與牲體共俎

故特横之殊於牲體也葢正祭牲體横而魚縮繹祭牲體縮而魚横也特牲少牢魚皆十有五鄭云從陰類昏禮魚十有四減一從偶數士喪禮大斂及士虞禮及公食禮魚皆七其天子諸侯魚數未聞　陳氏祥道曰左首者於俎為縮於人為横進首進尾者於俎為横於人為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鰭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鰭士虞亦進鰭少牢右首進腴葢鰭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

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鰭而喪奠與虞進鰭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皆薨魚周禮𩿝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曲禮曰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薨濡其說是也冬右腴夏右鰭此又所尚在時與公食大夫少牢之所進者異矣

凡齎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齎才細反下以齎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謂食羮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孔疏凡齊者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居處羮食於左手之上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

案此方調齊故居之於左為便若陳列則曲禮云羮居人之右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正義鄭氏康成曰自由也謂為君受幣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孔氏頴達曰此論贊幣贊辭之異贊助

也　黄氏乾行曰幣自人來卑也辭由君出尊也

通論方氏慤曰助之以言則曰詔助之以事則曰贊分而言之事亦可謂之詔太宰詔其廢置是也言亦可謂之贊太宰贊王命是也

案贊幣自左若聘禮宰于公左受幣是已詔辭自右若覲禮太史致命太史在右是已辭謂辭命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軓范乃飲（軓媺美反周禮作軹　范音犯周禮作軓）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也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于車同謂轄頭也孔疏此祭左右軌范與周禮文不同則左右軌即兩軹轄頭車轂小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孔疏范與周禮軌聲同字異但軾前之軌車旁作凡或作範字轂末之軌則車旁作九此左右軌是也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作九

孔氏穎達曰此明為尸之僕祖道祭軷之宜尸之僕為尸御車之人將欲祭軷酌酒與尸之僕令為軷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軌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

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也祭徧乃自飲

存異輔氏廣曰軌轂末所謂轊也老蘇曰車弊馬仆而患不及轊此其所以獨祭之與

案此軌爲轊頭與轍跡之軌迥别注疏説甚明輔氏合之誤矣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内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

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葱薤則絶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圂與豢同音患盥音管又古乱反提丁禮反湆起及反為于偽反薤戶戒反喙許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俎內祭者俎於人為横不得祭於閒也孔疏羞在豆則祭於豆閒俎横在人前不得祭兩俎閒故祭於俎內近人處　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人穢孔疏腴大豕腸君子避其穢故咼闕一　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

容也孔疏趨徐趨也小子給使令宜驅走不得趨翔為容 徐氏師曾曰成人之禮有走有趨立祭坐飲 案此不趨是不備容坐祭立飲是不備禮凡洗必盥謂先盥手乃洗爵先自潔也盥有不洗也提猶絶也孔疏心謂肺中央少許劌離之不絶中央少者使易絶以祭耳嚌和也孔疏湇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嚌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主人味薄 案曲禮毋絮羹絶其本末為有萎乾孔疏本根也本不淨末萎乾故絶去之 案注萎乾兼本末言疏以不淨言本以萎乾言末者蓋末既萎乾則本可知若本之不淨則必特言之也耳出見也孔疏若祭先取耳祭之進口以嚮尊者先祭耳便也 方氏慤曰凡鳥獸之口皆曰喙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禨其記反醮子笑反折之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者設尊者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設尊及折俎行爵嘗羞之儀酌者酌酒人也

通論方氏慤曰謂之鼻者以當前如人之鼻故也若玉人大璋駔琮皆有鼻亦此意蓋聖人之制器近取諸身而尚其象故也以至劍有首壺有頸箕有舌爵有足量有耳皆以是而已

存疑鄭氏康成曰酌者向尊其左則右尊也孔疏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鄉東以右為上則尊以南為上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為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為上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也　庾氏曰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是設尊者東鄉酌者西鄉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

鼻在面中言鄉人也孔疏尊與壺悉有面面有鼻鼻宜鄉於尊者故言面其鼻　方氏慤曰設尊者必面其鼻示專惠也玉藻云唯君面尊是也

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孔疏折俎者折骨體於俎也禨醮者若有折俎為尊禨醮小事為卑故不得坐也折俎所以為尊者折俎則殽饌尊故冠禮庶子冠于房户之前而冠者受醮不敢坐及禨者並不敢坐也案鄉飲

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禨者醮者不坐者以禨者醮者無酒俎之時則得坐嫌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　方氏慤曰折骨於俎取之則辨貴賤雖王之燕饗亦不過此小子不敢當備禮故也　步行也　孔氏穎達曰飲酒者則下文禨者醮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羞殽羞也殽羞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算爵之時羞庶羞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賔皆先祭脯醢嚌肺乃

飲卒爵

辨正朱子曰設尊之法鄉飲酒云玄酒在西鄉射云左玄酒而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者葢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即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也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即位於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為為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為為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今鄭注既不分明庾孔又皆引

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辟戾甚矣唯賈氏疏儀禮以為據君面以左為尊者得之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聶之涉反下同膾古外反麋音眉軒音獻麕俱倫反辟音壁又補麥反徐扶益反兔他故反宛於阮反脾上於阮反下毗支反切葱若薤實之絶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孔疏牒為大臠

復報切之孔疏復細切之則成膾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

其作之狀以醢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方氏慤曰葅酢菜醢人所謂菁葅茆葅是也此制造之法如之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膾及齏葅麤細之異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燔音煩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為柄尺之類孔疏言其不便於坐同 燔炙也孔疏燔亦在俎上故同不坐 案詩或燔或炙注燔燒肉炙炙肝又詩燔之炙之注加火曰燔炕火曰炙盖對文則異散文則通 鄉射曰賔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絶祭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帨手尸尊也少牢饋食禮

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孔疏鄉射禮云興興則立也少牢禮不云興故知尸則坐引之者證尸坐之義　孔氏穎達曰此一節明祭俎之儀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于俎取之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然不坐者是賓客若為尸尸尊皆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罔本亦作罔又作諷亡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罔猶罔罔無知貌　孔氏穎達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慕德若著之而不

識知其名義則是無知之人也　方氏慤曰書云予觀古人之象汝明此其大者也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道音導燋側角反又子約反又在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在者告為其不見意欲知之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凡飲酒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

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孔疏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為主人以獻賓故云獻主未藝曰燋此皆為宵言也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孔疏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顯今既暮夜所以殺於三事案此正禮所謂異姓至讓則止即授人燭亦至讓而止賓出不為長夜之飲也先儒疑殺禮即亂生誤會經意

孔氏穎達曰此明有燭無燭之儀在者謂已在於坐者若曰已闇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中者告之使後來人知之也瞽無目恒如日闇故亦道之如無燭時也執燭者謂夜闇執

燭抱燋謂既欲留客又取未然之炬抱之也作起也
客既見主人執燭抱燋故自起辭之主人見客起辭
故從辭而止以燭授已執燭之人執燭夜時也　應
氏鏞曰執燭抱燋賤役也為獻主者身親之敬客不
嫌為勞也執已然之燭而又抱未爇之燋愛客而欲
留之尤有加而無已也
案此主人之禮則然客則至讓而出主賓各盡其道
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辟匹亦反徐孚亦反咡而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示不敢歆臭也口旁曰咡　陸氏佃曰洗盥所謂凡洗必盥是也洗爵及執食飲尚有氣焉人或穢之氣猶不得其謦欬言語可知

存疑孔氏頴達曰洗謂與尊長洗足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與執長者飲食皆不使鼻臭及之

案訓洗盥陸氏有據依疏義似過嚴然孔子升堂屏

氣似不息則事親師亦必不敢以氣直觸之也

為人祭曰致福為巳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

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

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

左肩五箇使去聲臂音秘本或作辟臑人於反箇古賀反犆特同　案陳澔本阼階之南面少一南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之餘

於君子孔疏其將命之辭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孔疏不敢云福言致善味耳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孔疏使知已祔祥而已若顔回之喪饋孔子祥肉也展省具也折斷分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孔疏周人牲體尚右右邊以祭所以獻左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

案孔氏穎達曰此明致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凡初遣使膳告君子之時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於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反亦在阼階南面

再拜稽首受命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體以下明所膳數也若得大牢祭者則用牛膳周貴肩故用左肩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至蹄為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脚也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為七箇大牢惟牛少牢惟羊並用上牲不并備饌也若祭惟特豕亦用豕左肩五箇也　方氏慤曰膳夫所謂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是已授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則敬之至也止言膳告而不及致

福致福尤敬不嫌其不如是矣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靡亡皮反幾其皮反組音祖縢音滕常本亦作嘗秣音末

正義鄭氏康成曰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為沂鄂也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孔疏言紟帶解經縢字縢是縛約之名

詩云公徒三萬貝冑朱綅孔疏詩魯頌閟宮文貝冑謂以貝飾冑朱綅綴之也亦鎧飾也孔疏謂以朱綫綴甲

孔氏穎達曰此明國家靡敝減省之理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則物凋敝或以

靡為糜謂財物糜散凋敝車不雕畫漆飾以為沂鄂甲不用組以為飾及紟帶紟帶謂以組連甲及為甲帶絛屨謂絇繶純之屬不以絛飾之　方氏慤曰組猶纓之用組縢猶邉之有縢皆所以約而緘之因以為甲飾食器若木者為刻金者為鏤馬食穀曰秣五事必以車馬為始終者車馬在禮為重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九

學記第十八

正義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别録屬通論　程子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學記最近道　朱子曰此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受之序與其得失興廢之由蓋兼大小學言之　方氏埸曰此篇記學非記禮然禮

固在焉家塾黨庠州序國學立學之禮皮弁祭菜
小雅肄三入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之禮
案此篇家有塾至九年大成詳言先王學制大學
始教至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皆教者之法察
於三者有志於學察於四者有志於本皆學者之
法至言大道至道言敬道信道言辨志先志言敬
業孫業無非所教所學之事而石梁王氏謂此篇
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亦近誣矣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謏思了反聞音問

正義鄭氏康成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孔疏發謂起發慮謂謀慮憲謂法式求謂招來也謏之言小也就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　孔氏穎達曰舉動能擬度於法式又能招求善良之士以自輔故小有聲聞賢謂德行賢良屈下從就之足以

動衆者以恩被於外未足以化民者識見猶淺仁義未備也學則博識多聞知古知今既身有善行示民軌儀故可以化民成俗也　周氏諝曰學者一道德之源道德一然後可以化民成俗　陸氏佃曰就賢進於求善體遠進於發慮　朱子曰動衆謂聳動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疏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

化民使成美俗　陳氏澔曰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遠謂才藝廣遠心意能親愛之又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　戴氏溪曰求賢以自輔足以資人君多聞之益屈已以下賢足以興起天下為善之心然學校不立教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為善而無所考德問業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所傳者遠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動衆謂師役之事　孔氏穎達曰君子君謂君於上位子謂子愛下民

案就賢親之也其疏逺之士則疑於不能親矣而又重之以一體之義則跡雖疏而情自洽衆之所以動也才藝廣逺説終不若朱子疏逺義於就字體字及動衆字尤有關會耳戴氏主學校言雖亦化原之所在然古人有身為表儀而風俗自登者則不如諸家説之周致也　又案君子有德有位之通稱孔氏專

以天子諸侯卿大夫言已不免於拘墟至分訓君與子之義則鑿矣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琢丁角反

兌依注作說音悅

正義鄭氏康成曰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為說字之誤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

三篇在尚書今亡　孔疏鄭不見古文尚書　孔氏穎達曰此論喻學之為美故先立學之事王者建立其國君長其民内設師保外設庠序以教之記者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兌命以證也　吳氏澄曰說命所言謂人之為學自始及終當有常而不間斷此引之謂君之教民為學亦當終始有常而不暫廢也

案此篇分章宜從朱子右一章言教學之重一篇之綱領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肴戶交反強其丈反又其良反長丁兩反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旨美也學則睹已行之所短孔疏不學之時不知已身何長何短若學則知已之所短有不足之處也教則見已道之所未達孔疏不教之時謂已諸事皆通若其教人則知已有未通而有困弊自反求諸已也孔疏既知不足然後能自反嚮身而求諸已之困故反學矣自強修業不敢倦也

孔疏既知困弊然後能自强學其身不復解怠也 學學半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孔疏上學為教音斆下學者謂學習也言教人乃是益已學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教學相益教學相長者教之時然後知已困而乃强學之是教能長學也學則道業成就於教益善是學能長教也 張子曰困者益之基也學者之病正在於不知困自以為知而問之不能答用之不能行者多矣

案上章言教必由於學此言教亦所以為學上以本

末之序言此以內外之合言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音熟

正義鄭氏康成曰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孔疏書傳大夫七十而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

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爾雅釋宮文 孔氏穎達曰自此至謂乎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并明入學年歲之差

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

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白虎通云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於黨中立庠教閭中所升者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諸侯於國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　陳氏祥道曰家塾黨庠術序所謂鄉學也國有學大學也以義求之塾者孰也言習孰乎洒掃應對

進退之事將由末以致本者也庠者養也言養人材而成之非特口體而已序者射也言以射别衍能而進非特主皮而已學則本天人之道而覺之非特為利而已　陳氏澔曰術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案鄉大夫當作州長通論陸氏佃曰周官州長言射于州序則序者州亦有之黨正言飲酒于序則黨又有序矣王制曰耆老皆朝於庠鄉飲酒曰迎賔於庠門之外則庠者鄉亦

有之春秋傳曰子產不毀鄉校則鄉亦有校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孔疏以與黨連文故知誤

案或曰遂術二字古通用春秋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里十為術術十為州術音遂術字從行遂字從辵皆人所經行之地

又曰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疏周禮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此於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鄭云歸教於閭里

孔氏穎達曰於遂中立序教黨學所升者 李

氏格非曰縣遂同於州鄉酇鄙同於族黨鄰里同於

比閭此經於六遂言序以見鄉之黨於六鄉言黨以

見遂之鄙於縣遂之學言遂於族黨之學言黨舉大

以兼小於比閭鄰里之學言家舉小以見大

案陳說本周禮經文以斷術之為州其說可據至術

之作遂於古雖有明徵而遂之有序於經實無可考

自孔氏言之則竟以黨屬之遂矣是當並以疑存之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

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比毗志反中丁仲反樂五孝反說音悅蛾魚起反本或作蟻案漢以前多書蟻作蛾左傳蟻析列子禽獸蟲蛾元帝紀白蛾羣飛長楊賦扶服蛾伏皆為蟻字之省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年入學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閒也孔疏閒年謂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鄉遂大夫閒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孔疏計學者多少之閒歲非鄉遂大夫閒歲乃入學周禮三歲大比

乃考焉孔疏鄭引周禮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皇氏謂此亦周禮此中年考校為鄉遂一年視離經以下為國學非也但應入大學者國家考校之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之耳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强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也懷來也安也蛾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蟲耳時術蚍蜉之所為其功乃復成大垤　孔氏穎達曰敬業謂藝業長者敬而親之樂羣謂羣居朋友善者願而樂之博習謂廣博學習親師謂親愛其師論學謂學問嚮成論說

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人取之為友小成比六年以前其業稍成也知類通達謂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强立謂專强獨立不有疑滯記云蛾子時術之者引舊記言蚍蜉之子時時術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矣　周氏諝曰能離經然後知業之為可敬能敬業然後所習者博習博然後能講學能講學然後知類通達凡此皆視其學問者也内辨其志然後外樂其羣樂羣然後上能親

師親師然後下能取友取友然後能强立不反凡此皆視其德性者也　又曰辨志者自能分别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徧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强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盖考校之

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呂氏祖謙曰五年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存異陳氏祥道曰三年大比此中年必三年也　吳氏澄曰七年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

案此章詳言教學之事中年考校非三年大比孔疏本明一年謂入大學之後一年吳氏合小學在內非也入大學二年而即望其大成不太欲速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宵讀小肄以二反篋古協反孫音遜下同夏檟同古雅反禘大計反語魚庶反學如

字躐里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孔疏據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惟始立學乃祭先聖　菜謂芹藻之屬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孔疏鄉飲酒禮燕禮皆歌此三詩左傳襄四年穆叔如晉亦歌此三詩此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鼓篋擊鼓警衆孔疏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凡常入學用樂及祭祀用樂皆以鼓徵召學士　乃發篋出所治經業

也孫猶恭順也夏楢也孔疏郭景純云今之山楸楚荊也陳氏澔曰夏榎也榎形圓楚形方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禘大祭也孔疏大祭在於夏今案不當大祭之年亦必待夏時祭之後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游暇學者之志意時觀而弗語使之悱憤然後啓發也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孔氏穎達曰此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始立學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示敬

道者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當祭菜時取小雅三篇為學者歌之欲使學者得為官與君臣相燕樂各自勸勵也入學之時大胥之官先擊鼓以召之學者既至發其筐篋以出其書欲使學者恭順其所持經業也學者不勤其業師則以夏楚二物笞撻之欲令學者畏之收斂其威儀也未卜禘不視學者謂優游縱暇學者之志不欲急切之也時觀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丁寧告語使學

者心憤口悱然後啟之也學有疑滯未曉必推長者

咨問㓜者但聽長者解說不推長者而輒問則與長

者抗行故教此學者令其謙退不敢踰越等差也

又曰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

為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仲春入學舍菜合

舞仲秋頒樂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

春大合樂天子率三公九卿而視學焉與此别也視

學既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

祭之後可知　方氏慤曰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絍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宵雅肄習必至於三欲孰故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　輔氏廣曰示敬道所以使之立為學之誠官其始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故孫其業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慮其怠也則又收其威使之有勉强之意又慮教者之亟而不俟

夫學者之自得也故又五年一視學使學者之志優游而無迫急之患時覿而弗語使學者之心常存而有憤悱之誠上無迫切之教下有憤悱之誠則不患乎人之不自得已夫教者固不可亟而學者亦不可以有亟心也故又終之以學不躐等焉此其倫序也七者皆所以正士之志士而正其志則官而能其事矣

通論陳氏祥道曰學者之於先聖先師大有釋奠小

有釋菜釋奠以飲為主而其禮隆釋菜以食為主而其禮薄故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所以示敬而已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教學士亦必以禮樂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教以禮也小雅肄三而誘之使勸教以樂也

存疑呂氏祖謙曰舊説以宵為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古人采詩夜誦使夜朋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説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

詠此心遂有所據所謂官其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學不躐等學教也教之長穉　張子曰鼓篋謂入學先搜索所藏防其挾異端邪說以亂學者也

辨正郝氏敬曰學不躐等鄭改學為教恐非

案此章歷數大學之教法而明其義見教者所當先也禘祭王制祭統並云夏郊特牲祭義並云春以諸經考之似夏禘為正此言卜禘視學者大約在每年

夏祭之後天子視學亦使有司考校之也孔疏以為五年大禘陳氏祥道以為三年吉禘吳氏澄以為周前春祭名禘或云祠字之誤恐皆非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正義孔氏穎達曰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故教必用之　陸氏佃曰正業言時教之所教居學言退息之所學　朱子曰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習所習如下文操縵

博依興藝息遊之類

存異鄭氏康成曰有居有常居也　孔氏穎達曰大學之教也時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退息必有居者謂學者疲倦而暫休息必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閑居得相咨決不可雜濫也

辨正朱子曰鄭注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絶而學字自為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為句絶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謂乎論教學之道必當優

柔寛緩不假急速遊息孫順其學乃成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操七刀反縵末怛反依於豈反興虛應反又許金反樂五孝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操縵雜弄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為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為雅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也學操縵教樂也弦琴瑟之屬將學琴瑟

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不能安正其弦黄氏震曰安者習孰無辛苦之意

學博依教詩法也博廣也依謂依倚譬喻也若欲學詩不學廣博譬喻則不能安善其詩

學雜服教禮法也雜服自衮而下至皮弁朝服玄端之屬禮經正體在於服章以表貴賤若欲學禮而不能明雜衣服則心不能安善於禮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此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若欲學詩書正典意不歆喜其雜藝則

不能眈翫樂於所學之正道　方氏慤曰操之而急縱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弦之理亦若是而已依則依物之理以為言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　張子曰藝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合禮樂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書數之用雖小然莫不出於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遊其志所以使之樂學也　朱子曰古人服各有等降若

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諸侯常朝則服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服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庶人深衣此所謂雜服也　陳氏澔曰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

也學者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

存疑張子曰服事也雜服洒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　吳氏澄曰縵亦絲樂之屬蓋燕樂也周官鍾師磬師皆掌縵樂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正義鄭氏康成曰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之息遊謂閒暇無事之遊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　孔氏頴達曰言君子於學無時暫替乃能安其所學業學業既深必知此由本師故親師師既獲親而同志之友亦被於樂重親師樂友已道深明心自說信不復虛妄輔即友也友主輔已違離師友獨在一處而講說不違反於師友昔日之意旨此則强立不反也乃來所

學得成也　張子曰遜其志於仁則得仁遜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吴氏澄曰藏謂入學受業時脩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時遊者玩物適情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呻音申佔敕沾反訊

字又作誶音信數吳音朔鄭以言及於數為句吳以及於數進為句今從吳佛本又作拂扶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為慕訊或為訾不顧其安謂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也不由其誠謂使學者誦之而為之說不用其誠也不盡其材謂師有所隱也朱子曰隱其學謂以其學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之意施之也悖求之也佛謂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也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

易刑猶成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多其訊者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假作問難也進謂務欲前進誦習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誠忠誠也使學者誦文而已為之說義心皆不曉是不用已之忠誠也教人不盡其材謂凡有所知又隱惜不盡其道也教者有上五者之短故施教於人違背其理其學者求之則又違戾師教既悖受者又違故弟子不荷師教之德乃隱沒其師之學而憎疾

其師也　輔氏廣曰材者可為之資施與求皆為師之事施謂施已之教求謂求學者之益刑謂儀刑教之不刑猶言教不足為人之儀刑也　吴氏澄曰數進謂數進之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别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别為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是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覩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者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

自知自能而强之以必知必能是其求責於人者淺

深莫辨故曰㤃

存疑鄭氏康成曰言及於數謂發言出說不首其義

動云有所法象而已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

然朱子曰數謂刑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注疏法象之說恐非 材

道也 輔氏廣曰隱不安之意

案此章言教貴使人得其安也誠在我材在人由其

誠所謂誨人不倦無行不與也盡其材因人而施或

成德或達材也　又案鄭以言及於數為句據吳氏以數進言之則以多其訊言為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為句也其說明安視鄭說為勝輔氏不安說文義雖順究非隱字正訓附存之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禁居鴆反當孫並去聲摩莫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

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孔疏陵猶越也節謂年才所堪教人之法當隨其年才年長而聰明者則教以大事而多與之若年幼又頑鈍者當教以小事又與之少是不越其節分而興起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教之教之所謂孫順也

得理則教興也 陳氏祥道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所以救失於未發之前當其可之謂時所以長善於可教之際 戴氏溪曰孫有優游弜入之意摩有切磋動盪之意 吳氏澄曰此四者三屬於師一屬於友存疑鄭氏康成曰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可謂

年二十成人時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

辨正朱子曰禁於未發但謂豫為之防其事不一不

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

必以年為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

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

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扞胡

半反格胡客反又戶隔反勝音升又升證反壞音怪辟鄭讀譬朱子讀僻今從朱

正義鄭氏康成曰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孔疏格謂堅强扞拒扞也時過然後學則思放也孔疏時過則心情放蕩雖追悔欲學而精明已散勤苦難成雜施不孫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孔疏教雜亂無次則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之法獨學無友不相觀也孔疏有疑無可咨問則寡所聞廢弛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學不依理教之廢棄　戴氏溪曰施之不得其統猶不施也自學而無其友猶不學也燕朋謂昵於

朋比則人自為學不顧其師燕辟謂昵於敎辟則自以為是不力於學

存疑鄭氏康成曰扞格不勝謂教不能勝其情慾燕猶褻也燕朋褻其朋友燕辟褻師之譬喻

辨正朱子曰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注說非也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

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道音導强其良反又其兩反易以豉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謂發頭角思而得之則深　孔氏穎達曰此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道而弗牽但廣開道示語學理而已人苟不曉亦不偪急牽令速曉也强而弗抑謂微勸學者使神識堅强隨才而與之不甚推抑其義而

教也開而弗達謂開發事端但為學者開發大義頭角而已亦不事事使之通達也此下三句釋上三事之所由但示正道寛柔教之則彼心和而意乃覺悟也但勸强其神識而不抑之令曉則受者和易亦易成也但開發義理而不為通達使學者用意思念也

陳氏祥道曰道而使之和則所從者樂强而使之易則所進者鋭開而使之思則所得者深

案此章言教必知興廢之由而後能啟其志防其邪

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長丁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失於多謂才少者孔疏假或有人才識淺小而所務少徒有器調而終成狹局是失於寡少也失於寡謂才多者孔疏或有人才識深大而所學貪多則終無所成是失於多也失於易謂好問不識者孔疏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人不知思求唯好泛濫外問此是學而不思則罔失於止謂好思

不問者孔疏心未曉知而不肯咨問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是思而不學則殆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則進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四失由人心之異師能隨失而救之使學者和易以思是長善使學者無此四者之失是救失惟善教者能為之

張子曰為人則多好高則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方氏慤曰失雖見乎外而所存本乎心故知其心於內然後可救其失於外　陳氏祥道曰多者約之以

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强此長善救失之道也

案此章言教當因人而施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為之善者則後人樂倣傚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臧善也　孔氏穎達曰善歌謂聲音和美感動人心能使聽者繼續其

聲善教者使後人繼其志如今人傳繼周孔也下又釋所以可繼之事言善為教者出言寡約而顯達易解義理微妙而説之精善其譬罕少而聽者皆曉為教如此則可使後人繼其志也 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説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 吳氏澄曰教者之言雖至約不繁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

有所譬而能使人曉之約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達臧喻學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人繼其志者矣

通論黃氏裳曰學之序能辨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辨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

案此章言教當使人有自得之妙朱子合上為一章總以上五章皆言大學教人之法倫則有所持循安

則無所乖忤善喻則誘其心知失則當其病繼志則使自得之皆教之善也其法進而愈微然非出於躬行心得之餘亦無以為教也故善教必由於善學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達官之長弟子學於師學為君

也師善則善四代虞夏商周　孔氏穎達曰博喻廣曉也若知四事為主觸類長之後乃得為廣有曉解也前能廣解後乃可為人作師為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為一官之長既能治一官之長有功能為一國之君也師既有君德則弟子就師可學為君之德故前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即是學能為君也三王四代雖皆聖人而無不擇師為慎故云唯其師　張子曰知學者至於學之難易及知其資

質才性之美惡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　陳氏澔曰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　吳氏澄曰知其難易美惡故能隨其淺深高下而喻之各有攸當不局於一塗所謂博喻也教人能各得其宜則治人亦各得其宜故能為教人之師者小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為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美惡說之是非也　孔氏穎達曰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為美反此則為惡也

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大君者天下之師邦君者一國之師下至黨正族師其為民長者亦無非師故必能為師然後能為長為君是言其理之一必判作三項人則滯而難通矣難易美惡注疏亦未確當以張子及陳氏說為正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嚴尊敬也尸主也為祭主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黄帝顓頊之道存乎孔疏今大戴本無黄字或鄭見古本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

三日端冕孔疏案大戴無此文鄭所加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孔疏此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文皇氏云王在賔位師尚父主位此王庭之位若尋常師弟則師東面弟子西面其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强怠勝敬者亡孔氏穎達曰此論師德既善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也方氏慤曰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餘論戴氏溪曰大抵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嚴師固所以尊道尊道則民知敬學率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是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為其人也皆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君之尊天也而君之於臣有答拜之禮臣之卑地也而臣之於君有無北面之義然則古人於君臣之際亦淵乎其有意矣

案此章言師道所繫之重以申上章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之意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説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說音悅撞丈江反叩音口從讀為舂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隨也庸功也功之受其道有功於已先易後難以漸入也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孔疏

左傳文十一年富父終甥春以戈舂長狄喉而殺之　容謂重撞擊也孔疏撞擊以為聲之形容鐘之為體必待其擊每以一舂而為一容　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　孔氏穎達曰此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之事受者聰明易入是為學之善故師體逸豫而弟子所解又倍於他人恆言師特加功於我也劣者已既闇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於他人又不自責已不明乃反怨師獨不盡意於我也問謂論難善問之人如匠

善攻治堅木先斫治其易處然後及於節目問者順理答者分明及其經久師徒共相愛說以解義理不善問者先問其難心且不解則答問之人不相喜說義又不通也善能答問難者如鐘之應撞隨彼所問事之大小而答之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後盡說理義不善答問者或問小而答大或問大而答小或暫問而說盡此皆無益於所問也　張子曰問學亦須發端不發端則無以起論議蓋道若大路如不因端

則指何者為先須是攻堅而不入有疑而未判者如此發問乃有得也善待問者如撞鐘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所答從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不必數數告語待其來問至當皆實見處故易以喻所謂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朱子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

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而解之之效終亦無益於事也　方氏慤曰節則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堅多節是矣目則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斵目必荼是矣皆其至堅難攻之處也

案朱子曰相說而解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胡買切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又曰從容注說非是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

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此又一義也並存之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語魚據反舍音捨

正義鄭氏康成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説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也聽語謂必待其問乃説之舍之須後　孔氏穎達曰此論教者不可為記問之學聽語謂聽受其所問之語然後依問為説也若受業者才力苟不能見問待憤

悱之間師然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别更語之可也　方氏慤曰聽所問而語之者教者之義也力不能問而語之者教者之仁也　輔氏廣曰記問之學㨿已所有者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啟之孟子所謂知言是矣此非心與道一而尺度權衡之在我者不足以與此也彼有質朴而訥於言雖欲問而力不能發者必有以知其情不待其問而語之若夫雖欲語之而彼無以受之則止而不以告非

謂其既語而彼亦不知乃已也　吴氏澄曰因上文善答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

存疑輔氏廣曰不待其問而語之如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也

案此章言教學皆貴有心得之機以申前教學相長之意　又案力不能問孔疏以憤悱言是所謂憤而啟悱而發也一貫之傳是大成事不應舉以為證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

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治音也箕音基

正義鄭氏康成曰良冶之子仍見其家錮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為裘孔疏善冶之家見父兄世業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皆令全好故此子弟仍能學為袍裘補續獸皮以至完全也良弓之子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為楊柳之箕孔疏善為弓之家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其弓故其子弟亦覩其父兄世業仍學取柳和軟撓之成箕也以言仍見則貫即

事易也仍讀先王之道則為來事不惑　孔氏穎達
曰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本駕在車前今將馬子
繫隨車後日見車行其駒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也
三事皆積習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矣
存疑應氏鏞曰冶鑄難精而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
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以至於
難自粗而至於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
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志矣　王氏應麟曰列子云

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

案此章言學必有漸乃底於成以申前小成大成之意鄭氏冶弓之說謂易者生於所習與始駕在前習見一例如應說則未為冶先為裘使自易以至難則古未有攻皮之工進而為攻金之工者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

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當丁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為之醜猶比也醜或為計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

孔氏穎達曰此論弟子當親師之事物事也言古之學者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事學乃易成下四事皆比物醜類也鼓之為聲不宮不商而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鼓是聲類也清水無色而五色畫繢不得水則不明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學先王之道本

求博聞強識非主於一官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官是學之類也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是師情有在三之義故亦與親為類

戴氏溪曰天下之理固有不相為而實相用者如鼓之於五聲水之於五色是也學何有於五官然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師何與於五服然五服隆殺非師則恩義不篤學者苟知五聲非得鼓則聲

不和五色非得水則色不章將以治五官安得不從事於學將以親五服安得不有賴於師耶

存疑孔氏穎達曰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

案此章極言教學之重以申大學始教五章之意孔疏以水火金木土之官為五官張子從之然不若戴氏視聽言貌思之說為長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

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齊如字源本作原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道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孔疏器謂物堪用者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論語君子不器本立而道生以學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　孔氏穎達曰此論學為衆事之本大德聖人之德聖人在上垂拱無為不治一官而為諸官之本大道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不器而為諸器之本也大信聖

人之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不言而信是大信也大信本不為細言約誓不約而為諸約之本也若能察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為本也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後祭海河為海本源為委本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德不官謂君也大信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大時不齊謂或時以生或時以死

孔氏穎達曰大時謂天時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

不齊而為諸齊之本也

辨正朱子曰注說非是大徳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若荀子所謂精於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

案此章言學者務本以終一篇之意大時不齊謂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時與上三句一類恐不應獨以天時言

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十九